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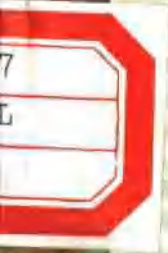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莫 奈

邱 璐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刘文武 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印 刷：河北省沙河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75

字 数：6784千字

版 次：1997年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套

ISBN7-80617-735-3/K·38

定 价：(全套90本) 358.00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引言 | (1) |
| 第二章 | 少年天才 | (3) |
| 第三章 | 成长历程 | (10) |
| 第四章 | 初试锋芒 | (23) |
| 第五章 | 求索之路 | (34) |
| 第六章 | 《日出·印章》 | (45) |
| 第七章 | 奋斗岁月 | (55) |
| 第八章 | 《池第睡莲》 | (69) |
| 第九章 | 一座灯塔 | (81) |

第一章 引言

19世纪的欧洲文艺，在战争的炮火中、机器的轰鸣中、科学的呼唤中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反对传统文化的束缚，讲究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他们驰骋着丰富的想象，抒发着热烈的情感。对于生命和运动的本质，对于自然和人类的本性，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思想把它们照亮。这一时期，才华出众的文学家、艺术家辈出，形成了极其灿烂的文化艺术。在欧洲，法国的美术流派层出不穷，而印象派绘画更以它那富有生命力的艳丽光彩照耀着整个欧洲和世界画坛。

1874年，一群年轻画家在巴黎组织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画展，来向官方沙龙挑战。他们拒绝跟着当时最权威的大师及其追随者瞎跑，从过去的和当代的课程中汲取新的观念，发展了一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艺术。他们勇敢地接受了当时报刊用嘲弄的口吻冠于他们的浑名——“印象主义者”。他们凭借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斗志，突破传统既定的规范，独步一时，最终获得了世界的首肯。

这个集团的主将包括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和贝特·摩里索。尽管他们有各自的性格与天赋，在某一程度上具有不同的观念和倾向，但他们诞生在相同的年代，有同样的经历，并且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他们偶然聚在

一起，接受了共同的命运。就像组成北斗的七颗星星，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星座，挂在人类文化艺术的夜空，千秋万代悬垂于历史的旷野之上。

被欧洲评论家尊称为“印象派之父”的克洛德·莫奈，是这七颗星中最耀眼的一颗。他为开垦这片神奇的园地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为人类创作了大量的艺术精品。不但印象派得名出自他的作品，更主要的是他独创的艺术理论和坚持不渝的探求精神，对印象派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莫奈的成长，他的生活和整个艺术生命，经历着一条崎岖、漫长的道路。虽然他的一生，背负着太多的嘲讽、颠顿和穷困，他的成就在艰苦卓绝半个世纪之后才征服了画坛，名噪一时。但是，他生就的倔强、热情与天赋像湍流飞瀑一样奔腾向前，感动得周围的一切与他一样有着勃勃生机；而他质朴、纯真、永远追求真理的人格又像清亮洁净的小溪淙淙地流过人们的心坎，浇灌出一片片美丽的心灵之花。他的天才腾空出世，带着阳光和大海的信息，打破画坛千年的沉寂；他的风景画，是用色彩写出的祷文，是歌颂大自然美景的诗章。

.....

太阳的光辉照在一片紫色的海上
城市的光辉映在夕阳的夕照中
在我们心里唤起不安的热烈向往
想跳入迷惑人的映在水中的天空^①

.....

① 法国德波莱尔《旅行》见《恶之花》钱春绮

第二章 少年天才

1840年11月14日，是一个飞雪漫天的日子。雪花给巴黎这个世界文化名城带来了几分安谧、几分纯洁。在近郊的一家小杂货店里，一个男婴，带着他响亮的哭声，和着远远传来的冬日的惊雷，来到人间，给这个安分、纯朴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他就是克洛德·奥斯卡·莫奈。

父亲克洛德·奥古斯特是一个小本生意的买卖人，很晚才和一位名叫露意丝·奥勃莱的年轻寡妇结婚。莫奈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父母终日忙于生意，挣钱养家糊口，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莫奈就这样像棵小树一样，在天地间自由地呼吸、长大。三四岁时，他就表现出非同凡响的绘画天赋。家里的墙壁、地板上都是他随意涂抹的“天真的童话”。那幼稚的线条、笨拙的笔触，滑稽、可爱、不成比例的小动物，常常让光临杂货店的顾客们捧腹不止。那不可满足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这个孩子有着无休止的创作欲望。父母宠爱他，杂货铺的生意正红火，他们希望儿子将来也能从事商业。在当时那种事务性的环境中，艺术被看作是“不成器的人的疯狂冒险”，遭到轻蔑。小莫奈四处涂鸦的“杰作”，使母亲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母亲常想：“我的小莫奈长大后要是能成为

一个木匠或者鞋匠什么的，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845年，莫奈5岁的时候，父亲在勒·阿弗尔谋求到一个新店铺，于是全家举迁。那是法国北部的一个港口城镇，莫奈在这里度过了他无拘无束的童年时代。哺育他成长的既有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商人家庭，也有勒·阿弗尔的泥土、森林、海洋和天宇。这里风景宜人，草地如茵。果园农场点缀其间，树篱小径纵横交错。他们家住的是一幢小小的两层瓦房，不远处就是大海。靠近海岸，能经常听到海涛的喧哗声。特别是在安静的夜晚，风暴过去以后，大海那低沉的如唤如诉的音响，常给人以奇异的感觉。这种声音不知在哪个夜晚叩开了莫奈幼小的心扉，以后一直在记忆中回响不绝。每当“阳光灿烂、海水蔚蓝”的时候，小莫奈就登上岸边最高的悬崖，欣赏海天空阔的壮丽景象。阳光用金线在天地间织就了一块巨大的画布，在海岸线上来回摇动。海风吹来，波涛如万马奔腾，喷出一幅幅壁画。冥冥中一股强烈的冲动激奋着这个年轻人，使他很快就爱上了这人类最原始的语言、最伟大的风景——自然。

在大自然的陶冶下，莫奈养成了自由自在的性格。他常在夏天到海边去拾海鸥蛋、看渔人出港；或在海面静静地仰身躺着，任海波漂浮。可以说，他在悬崖、海边度过的时间远比课堂里多。学校在他看来，仿佛是一座“监牢”。课程全是一套沉腐的东西，学生们只要靠死记硬背就可得到高分。莫奈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一天到晚都想鼓捣出一些新名堂来。为了打发学校枯燥、无聊、循规蹈矩的日子，为了让他那双爱动的手不致于闯祸，莫奈就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画装饰来消遣。而且还调皮地速写他的老师，画得很不恭敬而且

不成样子。他的数学老师总成为他的模特。这位铁面无情的“法官”，不幸长着一张滑稽可笑的脸。莫奈总是乐此不疲地夸张他那如豆的小眼、大大的蒜头鼻，还特意在鼻头上抹上一些红颜色。每每他画兴正浓的时候，就发现那张可笑的脸瞬间露出狰狞。老师怒气冲冲撕毁他的画。小莫奈虽然经常遭到老师的痛斥，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痛快。这些巧妙而老练的构图表现了一个孩子的天真烂漫和创造才能：没有比例和透视，没有细节而一味突出部分，任意地运用色彩。绘画技巧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地在玩乐中逐渐积累起来。他的画，就像一个孩子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发出的笑声，随意、活泼，充满着激情；就如雪片的形成、花朵的绽开、鸟儿的歌唱一样浑若天成，出于本能。后来，他画肖像的本领逐渐被当地人承认。15岁的莫奈便以一个漫画家闻名于家乡。

莫奈的第一批漫画肖像在勒·阿弗尔展出，一家小画框店的橱窗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莫奈的天才震动了这个濒海的穷乡僻壤。各种人都来要他画个漫画像。大量的定件，以及由于母亲的慷慨而获得的不多的补助金，鼓励莫奈作出了一个使他的家庭为人非议的大胆的决定：他画肖像来得钱……每幅收入20法郎。

莫奈用这种法子获得了相当的声誉，他很快地成为一个“城里的要人”。在画框店的橱窗里，他的漫画四五幅成一列地骄傲地陈列着。当他见到过路的人赞美地围着它们，并听到他们喊道：“那是某某人！”时，他“几乎被虚荣与自满窒息了”。不过在这整个光荣之前依然笼罩着一层阴影：在同一个画框店里常有一些海景画挂在他的作品上面。他对这些作品，像多数老乡们一样感觉到“讨厌”。

这些使莫奈感到“极度厌恶”的海景画作者是一位当地画家，欧申·布丹。青年时代的布丹只是个热爱绘画的小商人，经营一家文具和画框店。为那些到勒·阿弗尔海港避暑的美术家们的作品配框，甚至出售他们的作品。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邂逅一位叫米勒的画家，并受到他的指点。从那时起，他便失去了对商业的兴趣，决定要做一个艺术家，虽然米勒强调这个决定会带来的各种困难和贫困。不久，他取得了前往巴黎学习三年的奖学金。当他回到勒·阿弗尔时，老乡们发现他不好好地呆在画室中描摹人体和静物，却反而直接在露天里画习作。许多人认为他的作品不过是一个根本不懂怎样画画，只会涂抹“零乱的色块和线条”的初学者的速写。他被称为“没有出息的怪人”，他的海景画自然遭到了白眼。

但是小莫奈对他有成见，倒不是讨厌他的画。反而从这些“零乱的色彩和线条”中，感觉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冲动：那是日夜喧响在他心中的大海的声音，那是终日沐浴他的阳光的色彩。他总是幻想把它们描绘下来，却没有做到。怀着一种成功少年高傲、敏感的心理，他甚至嫉妒起这个“怪人”来。尽管，这个15岁的少年天才引起了布丹的兴趣，莫奈还是拒绝了画框商想把他们介绍相识的提议，直到有一天他进了店而没有发觉布丹已在后面。画框商抓住这个机会把莫奈作为一个有漫画天赋的青年介绍给布丹。

莫奈回忆道：“布丹不加犹豫地向我走来，用彬彬有礼的口气向我问好，”并且对他说：“我时常满怀兴趣看你的速写，有趣、巧妙而流畅。你很有天才，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就此停顿，否则你便会陷入过多的漫画趣味中。要学习怎样观察，学

习用油画和素描来画风景，将海洋、天空、动物、人物和树木表现得像大自然所创造的那样美丽、纯真，具有鲜明性格，并沐浴在光与空气之中。”

当时的莫奈正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要他放弃漫画谈何容易。在他小小膨胀的虚荣心里，布丹的劝告对他不生效力。布丹时常约他到野外去画速写，莫奈总是找一个借口有礼貌地谢绝他。但是，布丹的热心、真诚给了莫奈一个很愉快的印象。

这个固执己见又满脑子幻想的小家伙，却无法平息心中躁动的火焰，他渴望把那些常驻心头不肯离去的大自然的画面搬到他的画布上。在布丹不倦的好意前，他终于屈服了。不管母亲如何为他交了这样一个名誉不好的朋友而烦恼，莫奈背起画板奔赴自然的召唤，迈出了在艺术上取得成就的第一步。

清晨，太阳尚未升起，莫奈就在树下支起他的画架。看着破晓前灰蒙蒙的夜色，唱起歌来。在薄薄的雾霭中，景物的模糊轮廓隐约可见。空气中迷漫着淡淡的馨香。大海依旧在沉睡，打着呼噜，微微起着波澜。

随后，曙光初照大地，花儿苏醒了，朵朵都带颤动的露珠。鸟儿在他们的森林教堂里唱起了早晨的赞美诗。雾霭冉冉升起，像是一出新戏开演时的幕布，呈现了色彩柔和的天空，金色的村庄、树木和泛着白沫的海浪。

现在，太阳燃烧着大地。灰色的桦树、碧绿的芳草、蔚蓝的天空，清新、雅致、生气盎然。莫奈一边唱，一边挥笔画下这一切景色。作为启蒙老师的布丹，总是用最简单的话把他的观察所得与经验，传给他年轻的学生：

“今天已经是浪漫情调的天下，因此我们一定要去寻求大自然纯朴的美，在它的丰富多样和新鲜中看到自然的一切。”他还让莫奈认识到：“当场直接描绘的任何东西，往往具有某种在画室里不能再寻找到的力量，以及用笔的生动性。一幅画使人感动的是整个画面，而不是它单独的某一局部，并要顽强地保留那十分宝贵的最初印象。……”

太阳在向看地平线移动。慢慢的，暮气升腾起来，余晖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天空成了一幅绿、青、灰褐色的织锦。大海涨潮了，映着天空柔和的色调，一浪一浪波光粼粼……同样的风景，在不同的光线下，看到的是不同的气氛。特色、轮廓、浓淡、协调、思想，全都变了。哇！这就是莫奈曾经嬉戏的圣地？这就是养他恋他的故乡？昔日那么熟悉的景色，怎么现在变得有些恍惚和陌生？大自然用她魔术师的画笔给莫奈呈现了一个无比博大、无比瑰丽的色彩王国，他不禁高叫起来：“我的眼睛终于打开了，我真正地认识了自然，同时我也学会了爱自然。”

六个多月的室外作画，莫奈相信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是他绘画的最好天地。在这个小城的学校里，已无法把一个受到艺术感召的人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他用那双渴慕的眼睛，到处搜寻他所能看到的画家们的作品。在姑母勒卡德尔夫人的阁楼里，他找到了他少年时代的崇拜者——巴比松派画家杜比尼。那敏锐活泼的笔触、柔和朦胧的色调让他如获至宝。莫奈终日失魂落魄地临摹他的画，一连好几个小时呆在姑母的阁楼里，忘却了周围的一切。这座小小的陋室，成为他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隔开的一道藩篱，充盈着他热爱艺术的自由自在的灵魂。大师们的作品使他开始认识到在艺术上要有

所作为，必须先到巴黎接受一些基本训练。布丹很谦逊，他不认为他的功课会足够使莫奈走上正确的道路。他常说：“一个人总是不能单独达到目标的，除非他有强有力的性格。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人没有批评，没有比较的方法，处于一种完全同别人艺术无关的场合中全凭自己来创造一种艺术是不可能的……”

现在充当一个艺术家已成为莫奈的神圣使命。他坚持要做一个画家，并且要在巴黎定居下来学习。父母并不完全反对儿子的这个理想，家人们了解他的才能，甚至以他的才能为荣。但是他们不可能在经济上帮助他。1859年，父亲写了一封信给市参议会，希望它能像资助布丹一样帮助他的儿子。

不等到市参议会的复信，父亲就允许他儿子到巴黎作一次短期旅行，去向一些艺术家请教。莫奈取出存在姑母那里的、靠画肖像画赚来的2000法郎作为路费，带上布丹给一些小有名气的画家写的推荐信，愉快地离开了勒·阿弗尔。

第三章 成长历程

与勒·阿弗尔宁静舒适的田园相比，巴黎则是另一个世界。繁华、喧闹、充满新鲜和刺激。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经济上向现代化迈进，商业中产者转化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巴黎以其大银行、大百货商场、大工厂和新闻、电报而成为欧洲最豪华、最时髦的都市。

巴黎画坛上更是派别林立：学院派、浪漫派、写实派各领风骚，针锋相对。学院派步古典派后尘，绘画经常取材于古代希腊、罗马神话的历史故事，手法崇尚工整精密，重素描，轻色彩，却丢失了早期古典派貌似摹古，实则“借古喻今”，以古代的英雄传说，颂扬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而流于陈陈相因地铺叙古代故事。他们力图表现一种“象征无尽繁荣和稳定”的文化艺术，以迎合新兴的资产阶级贵族们的口味。他们成为法国艺坛上的一股保守力量，盘踞在官方“法兰西美术学院”。领袖安格尔认为其阵地固若金汤，对意见不同者都视为异端邪说。学院用长期形成的一套创作方法和教学体系来维护画坛秩序。建筑家奥列·勒·丢克曾经对它做了尖刻的分析：

“青年美术家进了美术专校，获得了奖章……是付出这样

的代价得来的：在教授集团所划的圈子内老老实实不乱动，驯服地踏着常规，只能有这个教授集团所准许有的思想，尤其是不能表露出胆敢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意见……。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学生当中庸才自然比有天才的人多些，他们大多数自甘墨守陈规。要是显出多少倾心于创造的人，便会受到难堪的嘲笑。一个如果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到老师们鄙视、同学们讥笑、父母们恐吓的可怜人，怎可能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自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去反抗这个束缚，而自由地走属于自己的路呢？”

学院派不仅束缚艺术上的创新，并且掌握特权：对于“沙龙”展出作品的评审，以及到罗马留学的“优等生”的选拔，都加以垄断。“沙龙”在法语中本意是“客厅”。在贵族社会里，权势人家的沙龙，常常成为社会名流、诗人、画家等聚会之所。由官方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美术展览，也称之为“沙龙”。画家们的作品只有在沙龙展出，才能获得名誉，作品才能一纸千金，被富有人家所收藏。沙龙不但决定画家们事业的成功与失败，而且影响他们生活贫困或富足。沙龙使画家们不敢越雷池一步，甘愿“牺牲所有纯真的色彩与活力”，导致“沙龙展览会上的平凡的艺术，是由同一双手从同一模型里翻出的两千幅画”。

通往科学与成功的道路虽然从来都是荆棘丛生，却终究挡不住人类健康而进步的力量。在安格尔构筑的“色彩是虚构的。线条万岁！”的大厅里，一个声音震聋发聩，“线条就是色彩！”青年画家德拉克洛瓦一马当先。他取材于中古的传说及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的文学作品，创作出热情洋溢的油画《但丁与维吉尔》，用鲜明强烈的色彩、动荡变化的构

图开创了绘画中的浪漫派。学院派跟浪漫派一交锋便剑拔弩张。艺术家、收藏家和批评家都公开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成为艺术界的两个战斗口号。在浪漫派的推动下一些直接描绘平民生活和人间风光的作品逐渐产生。可是，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话、宫廷、贵族的题材以及所谓“高雅的风格”。作家爱德蒙·丢朗提在一篇立论绘画的文章中埋怨当时有太多的“希腊情调、罗马情调、16、17、18世纪的情调，只是绝对没有19世纪的情调！”他告诉画家们：“古代的人创造他所看见的东西，而你们创造你们所见到的东西吧！”艺术领域的旧秩序已四面楚歌，但谁来撼动那腐朽的根基？民众既然已经开始从沉睡中觉醒，谁来打开他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新岁月的曙光初照在世界上的美丽光华？

在这样一个人们已经普遍使用轮船、火车、自动纺纱机时代，法国艺术界还紧紧地抓住耶稣、圣母、丘比特、维纳斯等神祇不放，这不成为一种时代的顽症了吗？许多画家企图另辟蹊径，其中态度最鲜明、行动最勇敢的是古斯塔·库尔贝，他亮出了“写实派”的旗号。提倡“绘画必须描绘现实生活”的论调，惊世骇俗。一大群优秀的画家纷纷加盟。在新派艺术家们最常出入的咖啡馆、啤酒店里掀起了喧然大波。烈士啤酒店的两间香烟弥漫的房间里常为作家、诗人、新闻记者以及各种画派的人物挤得满满的。在摆满啤酒的桌子旁，环绕着库尔贝奋力鼓吹的现实主义，人人唇枪舌剑。诗人费南德·德斯诺发表了一篇向学院派、浪漫派挑战式的檄文，他兴奋地说到：

“让我们多少是自己的吧！即使我们自己可能是丑陋的！”

除了存在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我们所见的，我们所知的，我们亲身经历的东​​西之外，我们不要去写，不要去画任何东西。我们不要任何教师和学生！……我们唯一的原则是独立、真诚与个人主义。”

“‘不管是美或丑的形象都能完成艺术的目的’。现实主义不必作为美或丑的保卫者，我们有权利把所存在的和我们见到的东西表现出来。”

艺术从天国回到人间，带着“真”的光环，拨响人性的琴弦，在人们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库尔贝创作《敲石头的工人》；杜米埃用大量的石版画描绘城市风俗世态；米勒长期在农村过着贫苦的生活。散居在巴比松地区的一群风景画家，如杜比依、特罗扬等，沉默无声地直观自然，创作各种风格的风景画……。他们相信，触目的真实比漂亮的谎言要美，泥土之中比巴黎所有的沙龙有更多的富于诗意的东西。他们把性格看得比外貌更重要，把赤裸裸的现实看得比法国全部财富的价值更高。如此，他们的作品大部分遭到官方沙龙的严厉拒绝则是意料之中的事。库尔贝想通过正常渠道赢得观众的企图没有成功，就单独在官方展览会旁边搭了一个木棚，举行了一次“对抗性”的个人创作画展。他在门上挂了一块大牌，上面写着：“写实主义库尔贝”，自己就睡在棚顶上。画展的第一天清晨，有些人出于好奇，被吸引到他的木棚前面。库尔贝刚刚起床。在兴奋之中，他忘了自己还穿着绒布睡衣，就跑下去冲进画廊，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对着进来参观的人喊道：“看！多美的画呵！多么动人呵！简直难以置信！够叫你吃惊的！”这就是当时的革新派为了吸引公众注意所作的狂热而往往是滑稽可笑的尝试。但是，他们绝不媚俗，绝不